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

孙逊 主编

韩国汉文小说研究

汪燕岗 著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 孙逊 主编

汪燕岗 著

韩国汉文小说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汉文小说研究 / 汪燕岗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2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5719-6

I. ①韩… II. ①汪… III. ①汉语-小说-文学研究-韩国 IV. ①I312.6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7463 号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

韩国汉文小说研究

汪燕岗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 插页 3 字数 255,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5719-6

I·2250 定价: 4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

海外汉文小说研究： 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学术领域

(代序)

孙逊

近年来,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国家的汉文作品,以及西方来华传教士创作的汉文作品,开始受到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前者主要包括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后者主要为欧美等国传教士。国内学术界习惯将其统称为“域外汉文作品”或“海外汉文作品”。

在海外汉文作品中,汉文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其中,东亚地区原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双重历史身份,其创作的汉文小说不仅都是用汉字写成,而且它们在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大都遵循儒家思想而展开,这种“大同”现象在东亚汉文小说中得到了形象而生动的体现,并深入到小说的取材、主题、结构和人物塑造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东亚各国汉文小说也真实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不断交融而产生的“小异”乃至背离。全面研究其“大同”和“小异”,或曰其“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我们不仅可以具体感受到中国和东亚各国在思想文化上的相通之处,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国文学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不同特点。

在海外汉文小说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著汉文小说是另外一个块面。按理,这些传教士信奉的都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接受和宣传的是西方宗教和文明,但由于他们撰写汉文小说大都是为传教服务,为了使中国信徒和受众能更好地接受他们宣传的西方教义,他们往往

也要找到西方宗教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集合点,其中与儒、佛、道思想的相互交融就渗透在他们作品的肌理之中,而小说的形式则为他们提供了传教的一种理想文体形式。要想了解西方来华传教士如何借用小说这一形式,并通过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契合来宣传西方宗教思想,这些传教士汉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范本。

海外汉文小说就其作家作品的国家属性来说,首先应是所在国文学的一部分:韩国汉文小说是韩国文学的一部分,越南汉文小说是越南文学的一部分,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汉文小说则是传教士所属国文学的一部分,其中不少还是所在国屈指可数的文学经典。抛开了这些国家历史上大量存在的汉文小说,我们的有关外国文学研究就不能说是完备的。

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作品都是用汉文写成,因而它们又理所当然是汉文文学的一部分,特别是考虑到它们之间和我国古代小说的亲缘关系,如果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忽略了海外汉文小说这一块,那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也是不完备的。

不仅如此,正因为上述汉文小说和我国古代小说有着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其中大量作品都是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古代小说直接影响下创作的,因而它们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文学中最具实证意义的一部分。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们主编了这套“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首先推出《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韩国汉文小说研究》、《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和《日本汉文小说研究》共四本,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还会有新的著作汇入丛书之内。于此同时,我们还正在主编“海外汉文小说大系”,其中“越南汉文小说集成”2010年年内可望出版,其他韩国、日本部分再稍待时日;如果可能,最后再将西方来华传教士部分汇入。

由于搜集资料不易,对各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之较少,加上撰写者水平有限并参差不齐,本丛书肯定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诚恳地请求大家批评和指正。

目 录

绪 论	1
一、韩国汉文小说整理及研究现状	2
二、韩国汉文小说的分类及分期	7
第一章 新罗高丽时期的汉文小说	13
第一节 崔致远与他的《新罗殊异传》	14
第二节 《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书中的准小说	25
第三节 高丽时期的假传体小说	34
第二章 李朝前期的汉文小说	40
第一节 金时习与他的《金鳌新话》	43
第二节 笔记体笑话集	52
一、《太平闲话滑稽传》	53
二、《村谈解颐》	60
三、《御眠桶》	63
第三节 申光汉的传奇体小说集《企斋记异》	66
第四节 林悌的汉文短篇小说	72
第三章 李朝中期的短篇汉文小说	80
第一节 爱情类传奇体小说	83
一、权輶的作品	83
二、《云英传》	87
三、《相思洞记》	90

四、《崔陟传》	92
五、《王庆龙传》	95
第二节 梦游类传奇体小说	100
一、《金华寺梦游录》	100
二、《达川梦游录》	102
三、《皮生冥梦录》	103
四、《江都梦游录》	105
第三节 许筠与他的传记体小说	106
第四章 李朝中期的中篇小说	110
第一节 金万重的长篇小说创作	110
第二节 家庭类的长篇小说——《倡善感义录》	119
第三节 其他中短篇汉文小说	127
一、《壬辰录》	127
二、《林忠臣传》	130
三、《淑香传》	134
四、《洞仙记》	139
第五章 李朝后期的短篇汉文小说	143
第一节 传奇体小说《芝峰传》系列作品	146
第二节 李钰的汉文短篇小说	156
第三节 朴趾源的汉文短篇小说创作	162
第四节 笔记体小说集《青邱野谈》	170
第六章 李朝后期的中短篇汉文小说(上)	179
第一节 历史演义类长篇小说	179
一、《帷幄龟鉴》	179
二、《汉唐遗事》	183
第二节 家庭类中篇小说	188

一、《玉麟梦》	188
二、《金铨传》	192
三、《一乐亭记》	194
四、《孝烈志》	198
第三节 梦幻类中长篇小说	200
一、《玉楼梦》	200
二、《玉仙梦》	205
三、《晚河梦游录》	208
第七章 李朝后期的中长篇汉文小说(下)	214
第一节 爱情类中长篇小说	214
一、《折花奇谈》	214
二、《六美堂记》	218
三、《红白花传》	221
第二节 其他类中长篇作品	225
一、《月峰记》	225
二、《万家春说》	235
三、《云香传》	238
四、《南洪亮传》	241
结语	245
附录一: 朝鲜半岛历史简表	252
附录二: 朝鲜王朝年表(1392—1910)	253
附录三: 林明德《韩国韩文小说全集总目录》	255
附录四: 韩国汉文小说目录	263
附录五: 韩国汉文小说简表	270
主要参考文献	276

绪 论

朝鲜半岛北面与我国东北地区接壤,东面是日本海,西临渤海与黄海。据考古发现,早在几十万年以前,韩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以后陆续建立了不少部落集团。中韩两国的史书都有箕子东往朝鲜开国的记载,周武王灭商后,箕子率众五千人逃往朝鲜,被武王封为朝鲜王,在平壤传了数百年。公元前三世纪末,燕人卫满带领千余人到了朝鲜北方,被古朝鲜准王任命为“博士”,于公元前 194 年建立了被称为“卫满朝鲜”的国家,定都于大同江北的王险(平壤)。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当地设立了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

公元前一世纪,北部兴起了高丽;一世纪中叶,西南部建立了百济国;二世纪前半叶,东南部成立了新罗国,朝鲜进入了三国时代。7 世纪 60 年代,新罗先后灭了高句丽和百济,统一了半岛,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公元 918 年,高丽王朝建立,并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重新统一了新罗末期分裂了的国家。1392 年,高丽被李成桂推翻,建立了朝鲜王朝(或称李氏王朝),1897 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直到 1910 年,为日本吞并。独立后又分裂为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南部的大韩民国,因此本书所云之“韩国”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既指朝鲜半岛,又指半岛历史上的各个朝代,而并非政治意义上的韩国,有时用“朝鲜”也是同样的意思。

韩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学艺术也源远流长,除了神话传说、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外,随着汉字的传入,书面文学也开始产生。汉字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虽然还不太确切,但可以证明是在三国时期以

前。20世纪初,朝鲜半岛一些地方出土了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的一种货币——明刀钱,上面刻着古体的“明”字,这种刀型货币主要在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228年的燕、赵、齐等国通行,可能是随着商业交往和战乱移民而传入的。

汉文学在韩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到1446年,在世宗大王主持下创制的韩国文字——“训民正音”颁布以后,才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母语文学。因此,韩国文学就使用的语言文字而言,可以分为汉文学和国文学两类。汉字的地位一直到1919年才正式被韩文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此前漫长的岁月里,汉字一直作为官方文字被历代文人使用,涌现出无数汉文作家和异常丰富的作品。

一、韩国汉文小说整理及研究现状

韩国小说就使用的语言文字而言,可分为汉文小说与韩文小说(国文小说),所谓韩国汉文小说,是指韩国人民用汉语创作的小说作品。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

一是小说作者是韩国人,因此由中国人创作的,流传到韩国的小说之翻刻本或传抄本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由于中韩小说在外在形态和内在情节方面都颇为相似,一些韩国小说就曾被误认为中国小说,如原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抄本《南征记》,被发现者认为“是明末至乾嘉时期中国人创作的可能性很大”^①。此外,《九云梦》和《红白花传》也曾被误收入中国小说目录^②。好在这些错误已被一一辨明,不过情况有时也很复杂,如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岭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发现的汉文小说《九云记》,以及80年代台湾学者金荣华在韩国汉城中央图书馆发现的汉文小说抄本《啖蔗》,其作者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学术界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③。

① 朱眉叔《〈南征记〉的发现与评价》,《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1985。

② 吴敢、邓瑞琼《未见着录之中国小说十种提要》收入了《九云梦》,《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1985。而《中国小说总目提要》则收入了《红白花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也论述了《红白花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③ 谈论情况的概述可参见陈庆浩《古本汉文小说辨识初探》一文,《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

其二,小说作品是用汉语创作的。这里的创作一般是指原创,但是某些作品,如《九云梦》等,同时有汉文本和韩文本流传于世,其原作究竟是汉文还是韩文,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也常常把它们的汉文本列入汉文小说的研究范畴。此外,也有极少数情况,如金万重的《谢氏南征记》,本是用韩文创作的,但该书的汉译本在知识阶层广为传阅,对后世汉文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列入汉文小说的研究范围。

除中国以外,在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为主的东亚汉文圈里,韩国的汉文小说流传下来的数量是最多的,据初步统计,不下数百万字,大多以抄本流传,也有少数作品有木刻本或活字本,朝鲜王朝后期,还出现了不少铅印本和石印本。目前这些汉文小说的各种版本,大都收藏于朝鲜半岛各大公私图书馆,私人手中的收藏也不少,还有一些流传到了中国和日本等地。韩国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学者在韩国汉文小说的整理及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韩国学者除陆续影印了一些汉文小说名著之外,还编选了多种汉文短篇小说集,如尹荣玉《韩国汉文小说》(首尔:荣文社,1963);国语国文学会编《汉文小说选》(首尔:大提阁,1976);李家源《丽韩传奇》(首尔:友一出版社,1981);金起东、李钟段《古典汉文小说选》(首尔:教学研究社,1984);朴熙柄选注《韩国汉文小说》(首尔:Han Saem 出版社,1995);金起东《古典汉文小说选》(首尔:教学研究社,1995);黄淳九《韩国汉文小说选》(首尔:白山社,1997)等等。中国大陆主要出版了一些汉文小说的名著,如《春香传》、《九云梦》、《玉楼梦》以及朴趾源的短篇小说等。

为韩国汉文小说之整理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台湾学者林明德,他将韩国留学期间辛苦收集到的汉文小说,校点编辑成《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于1980年由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发行,全书分为九卷九册,卷一为梦幻家庭类;卷二为梦幻理想类;卷三为梦幻梦游类;卷四、卷五为历史英雄类;卷六为拟人、讽刺类;卷七为爱情、家庭类;卷八、卷九为笔记、野谈类。全书共收集中篇小说十余种,短篇四百多篇,总字数达到二百四十万字。该书在出版前后就受到较大的关注,韩国、台湾的媒体,如《韩国日报》、《东亚日报》、《京乡新闻》、《日刊内外经济》、《韩侨旬报》等,纷纷刊文介绍并予以高度

评价^①。该书的出版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台湾地区以此为契机,召开了几次国际性的韩国汉文小说研讨会,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

《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尽管是目前韩国汉文小说最大的一部总集,但收罗的内容尚不全面,如中长篇小说的收录就相对较少,据韩国学者金兴圭、崔溶澈、张孝弦、尹在敏、尹柱弼先生合著的《韩国汉文小说目录》来看^②,至少还可以补充十余种。但不知何故,《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中收录的长篇小说《帷幄龟鉴》,却没有载入《韩国汉文小说目录》。而短篇小说,根据各人选择的标准不同,也互有出入。总之,两书加起来,韩国汉文小说的概貌由此可以得见,新的作品,还待以后发掘。

《韩国汉文小说全集》虽然收录了不少作品,但作品的版本情况、创作时间、作者之生平等内容都没有交代,编者在凡例中寄希望在卷十补遗篇中补上,但至今未见该书付梓。《韩国汉文小说目录》多少弥补了这一缺陷,该书把韩国汉文小说分为传奇小说、寓言小说、传记小说(传系小说)、笔记小说(野谈系小说)、梦游录、英雄小说、家庭家门小说、爱情小说、世态小说九大类,不仅标注了作者姓名及生卒年、作品的创作时间,还列出了各书的版本,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不过,除了《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之外,不少作品只是在韩国有少量的影印本出版,亲眼目睹已属不易,更何况要找到较好的版本作进一步的研究呢?这些无疑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巨大障碍。鉴于这一情况,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与我国台湾、法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的学者合作,正在进行韩、日、越三国汉文小说的全面整理,其目标就是要集合异本,详加校勘,作出较好的定本。就韩国汉文小说而言,已搜集到《韩国汉文小说目录》所载的大部分小说,以及各书的多种版本,正在组织人进行校点整理,同时撰写作者生平介绍

^① 详见林明德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一之附录,(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如《韩国日报》(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这样报道:“一个中国学者——林明德教授,将我国文学史中一向被忽略、冷待之汉文小说,加以整理,编成《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十卷,先行付印九卷,……因为整理、编印韩国汉文小说者,并非韩国人,而是一个中国学者,这使我国的学者感到既兴奋复惭愧。”

^② 《古小说研究》第九辑别刷本,韩国古小说学会,2000。

和作品提要。

韩国汉文小说的研究是随着对此类作品的搜集、整理而慢慢展开并逐渐深入的。韩国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金台俊《朝鲜小说史》(首尔:学艺社,1935),朴晟义《韩国古代小说史》(首尔:日新社,1958),金起东《朝鲜时代小说论》(首尔:精研社,1963),李在秀《韩国小说研究》(首尔:宣明文化社,1969),苏在英《古小说通论》(首尔:二友出版社,1983),朱钟演《韩国小说之形成》(首尔:集文堂,1987),丁奎福《韩国古小说史研究》(韩国研究院,1992),金大铉《朝鲜时代小说史研究》(国学资料院,1996),朴熙秉《韩国古典小说作品论》(首尔:集文堂,2000)等小说史著作都论及一些汉文小说。车溶柱先生还著有《韩国汉文小说史》(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9)的专著,以时代为经,对韩国汉文小说的发展变化及重要作品作了简要介绍。此外,研究论文也散见于韩国各种学术刊物,研究生也或有以汉文小说作为硕士、博士论文者^①。

台湾学者的研究,林明德先生是先行者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撰有《韩、中梦幻小说研究》、《论韩国汉文小说与汉文学之研究》等论文^②。此后,他又陆续发表文章,如《韩国汉文小说的功名思想与中国之关系》、《韩国汉文小说与中国伦理道德》、《韩国汉文小说的舞台背景与中国之关系》、《以中国为背景的韩国汉文小说》、《韩国汉文小说之兴衰及其研究》、《玉楼梦的主题与花意象》等^③,论及韩国汉文小说的形式、研究状况及与中国之关系等问题。台湾自80年代以来,召开过几次与韩国汉文小说有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80年10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办“第九届中国古典文学会议”,将“域外汉文小说”作为会议讨论之专题之一,后论文汇集为《域外汉文

① 这些情况,详见曹喜雄《古典小说文献情报》的记载,首尔:集文堂,2000。

② 分别见于《国文学研究》第三十辑,台北:国文学研究会,1975;“第一届中韩文学会议”论文,1979。

③ 上述论文依次见于“第四届中国古典文学会议”论文,收入《古典文学第四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国文天地》第18期“海外汉文学”专栏,1986;《第一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文学文献馆,1987;“第九届中国古典文学会议”论文,收入《域外汉文小说论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

小说论究》一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1998年6月,东吴大学主办“韩国汉文小说学术研讨会”,同年又主办“中华文化与世界汉文学研讨会”,论文结集为《文学丝路——中华文化与世界汉文学论文集》(台北:世界华文作家协会,1998);次年6月又主办“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集成《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探讨会论文集》(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1999);2001年2月,中正大学主办“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后论文集为《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参与讨论,台湾学者如王国良、郑阿财、李进益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涉足这个领域。

中国大陆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北京大学的韦旭生教授著有《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中国文学在朝鲜》(花城出版社,1990)与《抗倭演义(壬辰录)及其研究》诸书,对一些韩国汉文小说,如《壬辰录》等多有论述。值得注意的还有延边大学的金宽雄教授,他的《朝鲜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韩国古小说,并结合社会学和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从文学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进行了研究。其《韩国古小说史稿(上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较深入地探讨了韩国古小说与其他文学式样,以及与中国文学、印度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并以时间为序介绍了一些汉文小说。此外,金柄珉《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以西方现代主义心理批评和原型批评来探讨朴趾源的汉文小说。崔成德主编的《朝鲜文学艺术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以条目方式简单介绍了一些汉文小说及作家。文一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和李海山《朝鲜汉文学史》(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在论述韩国古代文学时,涉及到古小说。崔权雄的《韩国小说名著鉴赏》(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分为作家介绍、作品梗概、艺术鉴赏三部分,论述了韩国中世纪到当代的八十多部作品,包括一些汉文小说。研究论文主要有周有光《朝鲜李朝诗人和小说家金时习》及《朝鲜古典小说〈九云梦〉和〈谢氏南征记〉》^①、徐东日

^① 分别见《国外文学》1984年3期;《朝鲜学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之比较》与王晓平《唐明小说与金时习的〈金鳌新话〉》^①、林辰《由借鉴到创新——初识韩国汉文小说》^②、李时人《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与流传》^③、李剑国《〈新罗殊异传〉考》^④、孙逊《明代“玉堂春”故事在韩国流传》^⑤、金健人《韩国天君系列小说与中国程朱理学》等^⑥。

总的说来,韩国汉文小说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不少研究集中在名篇佳作之上,如《金鳌新话》、《九云梦》以及朴趾源的汉文短篇等,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常常被忽略,和中国文学、哲学的联系,特别是和中国小说的比较研究还相对薄弱,相信随着韩国汉文小说的进一步整理出版,一定会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二、韩国汉文小说的分类及分期

要整理、研究韩国汉文小说这么庞大的一类作品,首先面临着一个小说概念界定的问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汉文圈中,“小说”实在是一个不断嬗变、含混不清的概念。既有传统目录学家眼中的“小说”,又有文学史家眼中的“小说”,前者认为小说是一类形式短小、内容琐碎且无关大道的作品,从东汉时的桓谭和班固,到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纪昀,一直固守这样的观念;后者认为小说是一种虚构性的叙事散文作品,如明人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三》云:“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岂

① 两文分别载于《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6期和《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3期。

② 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1期。

③ 该文为台湾中正大学主办“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后收入《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10月;亦见于《文史》,中华书局,2001年第4辑。

④ 载于《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10月。

⑤ 载于高丽大民族文化研究院《东亚西亚文学里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首尔:月印出版社,2002。

⑥ 《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2期。

必真有是事哉!”

当然,更多的人并非非此即彼,他们认定的“小说”极其宽泛,戏剧和各种说唱文学也往往归入其中,明代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中甚至称:“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在古代韩国,因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小说”概念也与中国近似。韩国最早的“小说”一词,见于高丽诗人李奎报(1168—1241)的《白云小说》,这是一部以诗话、诗评为主的集子,而高丽末的僧人景闲(1299—1375)也把自己的一部杂记集取名为《兴圣寺入院小说》。到了朝鲜王朝时的李睟光(1563—1628),其著作《芝峰类说》中列举了“小说之可观者”十八篇,其中有《破闲集》、《补闲集》、《栎翁稗说》、《太平闲话》、《笔苑杂记》、《东人诗话》、《金鳌新话》、《慵斋丛话》、《稗官杂记》、《六臣传》、《秋江冷话》等,大多属于笔记类的作品,也有如《金鳌新话》之类的传奇体小说。

可见,若按照古代的小说观念来研究小说,那标准是极为混乱,范围也模糊不清的。现代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时,通常是借用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再结合古代小说的创作实际来进行,对韩国汉文小说的研究也可以这样操作。由于韩国汉文小说几乎都是用文言写的,因此大概可以分为文言短篇、文言中篇及文言长篇三大类^①。

文言短篇小说是指篇幅在一万字以内的作品,主要可以分为笔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和传记体小说三个亚类。

^① 不少研究者都把韩国汉文小说按照题材和主题进行分类,如林明德《韩国汉文小说全集》,这样做一方面是把长短悬殊很大的作品放在了一起,如“爱情、家庭类”中既有篇幅较长的《谢氏南征记》和《倡善感义录》,又有很短的《金甲夫妻传》、《英英传》等;另一方面,还把同一部小说集的不同篇割裂开了,如把《金鳌新话》中的《李生窥墙传》、《醉浮游碧亭记》和《万福寺樗蒲记》归入卷七“爱情、家庭类”,而把《南炎浮洲记》和《龙宫赴宴录》归入卷三“梦幻、梦游类”等。金兴圭等合编的《韩国汉文小说目录》,既按文体分,又按题材、主题分,如既有传奇小说,又有梦游录、爱情小说。有韩国学者也把韩国汉文小说分为文言短篇、文言中篇和文言长篇三类,见尹在敏《韩国汉文传奇小说的类型及其性格》,《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3页,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1999。但该文主要探讨传奇小说,并没有详细说明。后他又在《韩国汉文小说的类型论》中,把短篇小说分为传奇小说、史传系小说、笔记系小说、寓言小说、传奇系小说、其他六类,把中长篇小说分为才子佳人小说、爱情世态小说、演义类假文小说、家庭家门小说和英雄小说“五类。见《东亚西亚文学里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第59—92页,首尔:月印出版社,2002。本文进一步界定短篇、中篇和长篇,并把分类简化。

笔记体小说中的笔记二字,本义为执笔记叙,中国南北朝崇尚骈俪之文,称讲究声韵、对偶之文为“文”,而称信笔记叙之散文为“笔”。后来将一切用散文体记叙的随笔、杂录、日记等,统称为“笔记”。中国的笔记历来十分发达,流传下来的浩如烟海,包括的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不少是偏重记叙故事,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其特点是语言简洁,篇幅短小。韩国的笔记可以上溯到统一新罗时期金大问的《鸡林杂记》、《花郎世纪》等,可惜大都亡佚。高丽时代,受北宋文风之影响,文人开始创作一种被称为“稗说体”的笔记类作品,当时主要还是一些以诗话为主的杂录,如《破闲集》、《白云小说》、《补闲集》、《栢翁稗说》等。李朝时期,笔记类作品大为发展,不仅数量众多,题材和内容也比高丽时代丰富得多,可以说包罗万象,驳杂庞大。我们把这类多出现在笔记中,篇幅短小但具一定故事性的作品称为笔记体小说,这类作品数量众多,迄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不过被韩国学界称作“野谈”类的作品,不少可以算作笔记体小说,如《青邱野谈》等。

传奇体小说的特点是描写细腻,文辞华艳,故事曲折,可以见出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韩国最早的传奇体小说是新罗诗人崔致远的《双女坟记》,而李朝时代金时习(1435—1493)的《金鳌新话》则是最早的一部传奇体小说集。韩国传奇体小说主要可以分为爱情类和梦游类,前者如《金鳌新话》中的《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企斋记异》中的《何生奇遇传》,此外还有《周生传》、《韦敬天传》、《云英传》、《相思洞记》(《英英传》或《桧山君传》)、《王庆龙传》、《凭虚子访花录》、《白云仙玩春结缘录》、《丁生传》、《沈生传》等;后者包括《金鳌新话》中的《南炎浮洲志》,《企斋记异》中的《安凭梦游录》,以及《大观斋梦游录》、《金花寺梦游录》、《达川梦游录》、《江都梦游录》、《元生梦游录》、《皮生冥梦录》、《龙门梦游录》、《泗水梦游录》等。梦游类小说是韩国汉文小说比较重要和独特的一类,不少作品都是借梦游的形式反映深刻尖锐的现实问题。传奇体小说的兴盛期是李朝前期与中期,李朝后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如《丁香传》、《芝峰传》、《钟玉传》、《乌有兰传》等,尽管还是可以归入这一类,但由于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已经走向通俗化了。

传奇体小说和笔记体小说的区别,不是在题材内容,而是在文体